

2024年9月22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马晴春

真情

送你一个鸡蛋

张鑫

开学不久,我照例进教室晨检,莎莎的座位空着。她没打电话请假,也未托人捎任何口信。

上了两节课,我匆匆出校门去家访。乡下工作第一年,完全不熟悉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几经周折,打听问询,终于在山脊窝里找到了莎莎家。

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栋两层的水泥板架子,连毛坯房都算不上。四面透风,屋顶上被几层塑料布遮着。沿着杂草中踩出的一条小径走过去,门没关。所谓的门——一块木板和撑门的木棍靠在墙上。往里走,阴暗、潮湿、拥挤,目之所及全是废品。

“张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那破旧的木板床上除了堆积如山的衣物,旁边还躺着一个身子瘦小,头发乱乱的孩子,是莎莎。她有些惊讶地看向我。

“是不舒服吗?”见她脸色不太好,我踮着脚走过去,摸了摸额头,果然有点烫。

“你一个人在家吗?吃早饭了吗?吃药了吗?”我问。
“还没吃早餐,也没吃药。爸妈不在家,爸爸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捡废品,妈妈……”她抿着嘴,欲言又止。

我四下张望,找到了屋内唯一像样的物件——蜂窝煤炉。我伸手过去,冷的,没有一点火,黑漆漆的。

我叮嘱她好好休息,便出了门。

半晌,我从镇上买了药,也带回了早餐店剩下的最后一个水煮鸡蛋。当我把蛋递到莎莎面前时,她的眼睛亮亮的。她拿着蛋放在手里搓了搓,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开壳,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吃完最后一点,她还不忘看一看,用指甲刮一刮剥剩下的壳内有没有粘壳的蛋白。我的心里酸酸的。

回学校后,我从校长口中得知莎莎的妈妈有精神问题,全家就靠爸爸捡废品为生,那几块水泥板凑成的“家”还不是他们自己的。

后来,莎莎爸爸成了我宿舍和办公室的常客。废铜烂铁、塑料盆桶、废纸旧书,我都请莎莎爸爸来收拾。莎莎爸爸总是认真地过秤,算钱,然后用龟裂的手指数皱巴巴的票子塞给我。“您来帮忙整理,哪还有倒贴的理!”我一直用这个理由拒绝。

那天,远远地就看见莎莎提着袋子向我走来。她随我进了办公室,轻轻地把手袋放在桌上。我打开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里面露出了一个个鸡蛋。“我爸说他没本事,只能送您这不值钱的鸡蛋。”我心疼地看着她单薄的身子,豆蔻年华的她瘦弱得营养不良。她没注意到我的伤感,只是看着鸡蛋兀自说:“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可有营养了,只有10个,少了点,您别嫌弃。”回想那天莎莎吃鸡蛋的情景,我清楚地知道这些鸡蛋对于莎莎和这个家庭的意义,于是重新把这一层层袋子打好结,递了过去。莎莎抓紧袋子的收口处,把袋子又放回了桌面。“张老师,别推辞了,打碎了,可惜。”见我还没松手,她似生气般道:“如果不收,我爸就再也不来收废品了!”言语中透露出一股坚定。我看着那沉甸甸的鸡蛋,除了感谢,不知该说什么好。

临近期末,我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把煮好的一个鸡蛋悄悄放进莎莎的课桌里。到校后的莎莎发现了,拿着鸡蛋来找我。我借口过敏吃不了,希望她可以帮我。她眼神若有所思,似乎是不信。我伸过手包住她握鸡蛋的手,“你吃吧,正是长个子的时候!”莎莎呆呆地站在那,盯着手里的鸡蛋显得有些局促。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回教室吃。此后,每天早上莎莎的课桌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水煮鸡蛋,一直到学期结束。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最近,翻看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初中毕业时写给我的留言簿,莎莎的那页又勾起了我的回忆。那页纸上画着她画给我的一个鸡蛋,还有一行娟秀的字,“张老师,小小的鸡蛋,大大的温暖,恒久的力量!”

诗歌

闻青春老友
初征帕米尔高原有感

胡栋华

秋霞初染万峰知,
鹰舞长旋下泪姿。
历险方知天地远,
归来犹唱少年诗。

雨雾中前行

罗玉珍

叶的抖动仿佛满树音乐
一个含蓄的世界被洗在山烟中
不清晰的世界显然更大
不出声的雨更重
迟疑倾向于更有力的选择

吃雨的风凝滞而行
一百片树林扭动但隐藏它的意图
夜之暗无穷无尽,连接
它无名大雾的优美表演
雨刮器拼命刮动它外部的惶惶

野地小菊花,小白花
无数花在窗外一闪而过
世界的纯洁悠然微微一抖

我们已穿过几十个村子漂移于深山
此时经过的道路仿佛盘旋在云中

记事本

麻溪河

张雄文

那道细瘦的清流,揣满天光云影,穿山绕岭,到资水边上
的张姓人聚居的村落,身子陡然丰腴起来。
她缓缓顾盼山谷间的两岸,欣然将芳名“麻溪”留下,给
村落冠名。而后,裹挟庵堂山的桃红柳绿,或者两岸稻麦的金
黄,从容扑进了村里人眼里的粗犷大河——资水怀抱。

麻溪是小河,却像一个仁慈母亲,用乳汁喂养了麻溪村
祖祖辈辈的乡亲。从庵堂山到烧火山、大株山,绵延起伏的山
峦间,村里几代人像粗布上绣花一般雕出了层层梯田。每到
炎炎夏日,一丘丘稻田肌肤开裂。水稻灰白了脸,痛苦扭曲身
子,听着知了一遍一遍啼鸣,似乎闻到了自己焦糊的味道。

祖父的心也像焦烫的柴火煎熬着,眼里溢满了赤红的忧
郁。他戴上斗笠,领着幼小的父亲,一人一担杉木做的水桶,
弯腰从麻溪河舀了水,踉踉跄跄往返山上的稻田。水桶张开
嘴,摆出吞下麻溪河的姿势,却终究力不从心。祖父和父亲上
下一趟山梁,要洒下半桶汗水。

水稻保住了,爷爷绛紫色的皮肤又黝黑了一层,钟磬般
的笑声里,透着缓过气来的稻穗幽远的清香。父亲的个头则
似乎撑高了一小截,临风而立,像一棵成熟饱满的稻子。

后来,全村男女老少拎上锄头、扁担和簸箕,像一群蠕动
在山梁间的蚂蚁,一寸一寸开挖、填埋,终于将几座老死不相
往来的山峰连接起来,修了一条穿越云端的水渠。水渠从靠
近麻溪河的一头,用抽水机饱吸河水,穿过鸟雀聒噪的丛林,
照出松树、杉树、樟树、竹子和其他低矮灌木的影子,淌过新
土堆砌的过水大坝,投身到全村最偏远的院落。

爷爷这时已像门前榕树一般老了,父亲扛起了养活全家
八九口人的担子。爷爷拄着拐杖,踉跄移出院前的槽门,仰头
眺望对面山上与彩霞一道飞跃的水渠,眼前似乎满是饱满谷
粒,默然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水渠也浸润了殷红的鲜血。一个叫克华的张姓本家,是
村里唯一见过山外大世面的子弟,出身贵冢十六期。他每天
低眉缩颈,带上被村里人唤做“九莲瘟物”的妻子前来出工。
他们一家时运不济,被一股汹涌的潮流裹挟,不时被拉出来
批斗。似乎为了表现积极,减轻“罪愆”,一头怪异白发的
“九莲瘟物”,总是挑着土坷垃冒尖的簸箕,行走如飞。那天,半成
的大坝轰隆一声,突然塌方,刚好将地连同簸箕埋在其中。大
家手脚并用,慌忙刨出来时,已没了呼吸。沉重的空气像掩埋
“九莲瘟物”的土方,填压在院子的每个角落。

探病

刘正平

修缮材料等物资的采购,每天接触商户,手上过往的
票子不少。但钉是钉,铆是铆,我从来不湿裤。总有些
不速之客提着大包小包闯入我家,都被我驱逐出门。
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打电话给离开的村长:“村里的
钱,咋能这样胡乱花呢?”

电话那头村长笑着说:“刘老,请放心,没动过村
里一个子儿,全是我自掏腰包买的。”
我于是说,待我出院后帮你送去敬老院,分发给
老人,让他们补补身体、开开眼。

几天后,我所在的病房又住进一对老年夫妇。老头
呻吟不止。老婆婆是来陪护的,满头白发,一脸愁云。

同室有了病友,可解解寂寞,相互照应。经询问,
我且得知他们竟和我是一个村的。我们猫狸冲行政
村,辖管一条十几里的山沟,居住太散,平时互不
相识,却在这里巧遇也是缘分。

第二日下午,老婆婆慌慌地从主治医生那里拿来
两张纸,递给我说:“上面写的啥子东西,叫我签名。我
写不来,请你帮我写上。”我细细一看,这是一份医院统
一印制的《手术告知书》,密密麻麻地列着各项条款。原
来她老头患肝胆胆管结石,病情严重,马上要动手术。

这字咋能随便代签呢?如果有个万一呢?我可担
不起责任,便问她:“你儿子呢?”

“他……太忙,脱不了身……”老婆婆嗫嚅着,满
脸皱纹艰难地挤成一团。

“忙昏了头吧?”我这火爆脾气正要发作,手机铃声
响起,又是村长打来的。“刘老,烦您老人家回来一趟。”

“啥子事?”
“大后天,村里换届选举……”
我笑道:“你有领导信任,下有群众拥戴,还差
我这一票?”

他回答得有些吞吞吐吐:“形势有些严峻,一定
要请您老出马,帮我拉点人气……”

老婆婆在旁边等急了,催我代她签字。忽然觉
察:“像是狗狗打来的吧?”

“什么狗狗,是邹村长。”
“他就是我狗狗。”
“他是你的……”

“儿子,小名叫狗狗。”

我心里一沉:那真的非回去不可了。一个忙着在
权力的竞技场角逐,置父亲生死不顾的人,还配做
村长吗?虽然我的一票左右不了大局,但话要说清楚。
对父亲都如此冷漠的人,是不可能体恤村民疾苦的!

那一袋名贵药品,天经地义应属于他老爷子。我
丢在他床头,径直走出医院的大门。

散文

晒秋

江初昕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农作物丰收了,母亲
变得格外忙碌,忙里忙外晾晒各种农作物,晒秋
的季节也随之到来。在秋阳下,错落有致的房舍和田
野里金黄色的稻谷,以及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加
之晾晒在露台上红黄白等各种颜色,便形成了一幅
天然的晒秋画卷。

秋收的红最显眼。辣椒的红是鲜红的,每到
深秋,母亲都会晒不少辣椒,有整个的小米椒,也
不用切开,辣椒蒂也不用除去,直接放在竹篾箕
里晒;那种高山土辣椒色泽鲜红,肉质肥厚且辣
劲十足,母亲将辣椒洗净后,整篮提到院子里,坐
在太阳底下,和邻居边唠家常边切辣椒,暖暖的
秋阳下,辣椒的辣味四处弥漫开来,切好后的辣
椒整篮箕晾晒在柴火垛上。还有一种留着做种的
辣椒,母亲用棉线穿在辣椒蒂上,然后挂在房檐
下。那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在微风中摇曳,像一串
串红炮仗似的,喜庆吉祥,成为乡村最有生活气
息的画卷。

红的还有柿子。秋风起,柿子树的叶子簌簌
掉下,树上的柿子红彤彤的,像一盏盏红灯笼。等
到霜降前后,柿子表面隐约有一层盐白色的白霜
时,就可以搭梯采摘了。每次上树采摘,应母亲要
求,都会留几个柿子在树上。母亲说了,光秃秃的
柿子树不好看,留几个红彤彤的柿子在树上便有了
精神气。柿子摘下后,连夜削皮,第二天平铺在
木板上晾晒,晒几天,圆鼓鼓的柿子便塌陷下来
了,变得扁扁的,皱巴巴的表皮上“柿霜”越来越
多。而高粱的红是橘红,一束束剥下来,用绳子绑
成一小把,放在竹竿或挂着树枝上晾晒。晾晒后
的高粱容易脱粒,解开后放在手里一搓,便纷纷
落下,再平铺在簸箕上晒,带壳的高粱用来做酒,
而那些去壳的高粱母亲磨成细粉,同米粉掺和起
来做成高粱粑。

丰收中的黄色应该也是主色调。稻谷的黄是
铺天盖地的,稻田上金黄的稻子随风翻滚,收割回
家后,一堆堆稻谷像小山似的,母亲拿来刨板拉
开,然后用齿把摊开。午后,再用齿把翻动稻谷,
一道道齿痕蜿蜒延伸,稻谷享受着秋日的暖阳,晒
上三四天,用手抓起地上的谷子放进嘴里,轻轻一
咬,“嘎嘣”一声脆响,说明谷子干了。

在秋收的季节里,大豆是一抹不容忽视的淡
黄。地里的大豆拔回家,挂在木头架上晒上几天,
就可以打豆了。事先在地上垫上蔑席,母亲头上系
着头巾,坐在小板凳上,手持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敲
打。随着手起棍落,豆荚纷飞,大豆跳跃,宛若在
跳上一支支欢快的华尔兹舞曲。打完豆子后,就用
竹筛筛去梗叶及豆荚,除去土尘及细末,之后,再
平铺在蔑席上,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收了。
而南瓜刨去南瓜皮,用刀剖开,掏净里面的瓜瓤和
南瓜籽,用刀顺着南瓜的形状一圈圈切下,之后,
挂在竹竿上,晒在太阳下。南瓜在竹竿上一般晒至
两天,晒成蔫不拉叽的样子,从竹竿上收下,切成
细丁状后,和米粉辣椒搅拌均匀,蒸熟晒干后就是
好吃的南瓜干了。

黄的还有玉米、红薯、菊花;白的棉花、萝卜;
褐色的油茶籽、板栗、油桐籽。用来晒秋的各种工
具齐上阵:簸箕蔑席、畚箕筛子、竹竿竹叉、木条板
凳,那些罐、坛、铁皮箱也都搬到院子里照晒太阳,
以备存放粮食或干货。母亲晒秋显得格外的忙碌,
或翻晒拨动,或归仓储藏,进进出出的身影中,抑
制不住对丰收的喜悦……

小小说

偌大的病房,只住着我一个病员,舒适、清静,也
有几分寂寞。闲时无事,凭窗远眺。天际下那幢古朴
的红楼——县政府驻地,是我原工作单位。一年前,
我退休后叶落归根,回到了生养我的大山沟。

吃完午饭,照例又开始打点滴了。我躺在床上,
正吃着护士扎过来的针头,邹村长不声不响地走进
来:“刘老,好些吗?”

他总是这样刘老刘老地瞎叫,我听着心里很别
扭。刘老之谓,应是德高望重之人,我算不了!

我疑惑地盯着他手上那沉甸甸的手提袋,问:“你
这是干什么?”

他大大咧咧地把袋子搁在我身旁的空床上,坦
然一笑:“一点心意,刘老,眼下太忙,要做的事多,盼
您早日康复,回去指导工作……”

“你又来了,我咋能指导工作?”
在县府大院,我从炊事班长,干到总务长、行政
科长。回到山里,因我是村中唯一在政府上班的人,
众人都高看我一眼,尤其是这个邹村长。

打罢点滴,我打开邹村长送来的袋子,陡然大
惊:里面放着几个精美的盒子,装着鹿茸、人参等等,
全是名贵药材,价格不菲。

我在政府管厨食材、大楼的办公用品和房屋